

深阅读

谭政大将是我国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。他不仅善于做政治工作，还注重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。毛泽东称“谭政，谈政也”，这是对谭政对军队政治工作所作贡献的高度评价。1939年10月25日，谭政发表《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》一文，对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行系统论述。这篇重要文献后来被收入《谭政军事文选》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》(第四册)中。

优良传统何以常青

——读谭政《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》

李铁铮
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迅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。到1938年底，八路军由改编时的4.6万人发展到15.6万余人，但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，新战士、新干部、新党员的成分大量增加，加上部队长期分散活动、作战频繁，未能及时进行教育和训练，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与部队的技术、战术水平难以适应持久的敌后游击战争需要，军阀主义和游击习气等不良倾向也有所滋长。

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，使部队在思想上、政治上进一步巩固起来，根据中央军委决定，1939年2月，八路军总部发出训令，决定从1939年初至1940年底全军分期分批集中进行整训，每期3至4个月。训令要求各部队通过整训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，加强内部团结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，克服军阀主义和游击习气。这次整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坚持和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。“为保持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，纠正某些坏的习气和停滞现象，以求得新的进步”，1939年9月30日，总政治部专门发出《关于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的训令》。

关中自己的党员去实现党在部队中的领导；而且，各个连队都能保有共产党的组织基础；党的每个组织成员，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和模范战士的面貌在一切场合活动，充实了政治工作的基础；这些在多年斗争中积累的工作经验，成为我们政治工作光辉的传统；在抗日战争中保持并发挥这些优良传统，应当是我们政治工作头等重要的任务。

同时，谭政还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实事求是的作风，鲜明指出：“传统中某些阴暗的和坏的方面，不但不应继承，而且是应当加以纠正的。”比如：有的喜欢追求表面和数目字，不注意内容和质量。以发展党员为例，某一连队有百分之五的人是党员，忽然心血来潮，搞一星期的突击计划，不久就达成百分之三十的比例。有的简单机械地拿测验分数去评定政治教育效果。为什么一些连队的战士员在上课时总是打瞌睡、开小会？有人说课堂纪律不严，但整顿纪律之后，打瞌睡仍然有。教育中暴露的问题，多是归咎于受教育的人，却不愿从教

育本身上去作深刻检查。解决问题简单化，将生动的各种不同情况，装进死公式去套，造成工作中的保守。有的不能根据具体环境和具体对象，灵活开展不同指导，只满足于维持现状，缺乏预见性指导，无法从一般现象中看出总的趋势，只等问题发生后，才一个一个地去作分析，零零碎碎地去定补救计划。

谭政在分析这些坏风气的危害性时，深刻指出：“政治工作的发展被这些陈旧的保守的成分所阻止所限制”，抗日战争的发展要求政治保证作用必须提高质量、与时俱进。

三

对于如何纠正坏风气，谭政提出：政治工作要注意原则方针的指导，要坚持实事求是，有深入的检查，才能发现问题、看出问题的全面；政治工作本身也要根据变化的情况不断进步，有高级的内容上的发展，质量上要求精干、求确实；要发扬集体领导和科学指挥的作风，让干部放手工作，锻炼能力，以打破之前包办的坏传统。

政治工作实践经验是宝贵的，但经整理之后上升到理论高度，其价值会更大。因此，谭政强调，问题的关键“在于加强干部的理论教育”。目前应当用尽一切努力，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，要既能看到问题的表象，也能分析问题的本质。对马列主义原理的学习，在于领会思想原理，在于实践中的灵活运用，不能生吞活剥，当成文章或演讲中的点缀品。

这篇文章对指导八路军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推进整训工作中，干部们加紧了军事、政治理论学习，不仅掌握了理论原则，还学会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工作经验，逐渐克服了单凭经验去指导工作的情况。

政治工作优良传统蕴含着我军政治建军的宝贵经验，集中体现出我军特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，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和内容。今天，重读谭政这篇关于军队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经典文献，对于弘扬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，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、不断开创政治建军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奋进新征程，我们在强调恢复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时，可以从这篇文章中汲取精神动力和方法论智慧，就像文章在结尾处所指出的，政治工作的“作风传统上必须是新陈代谢，源源不息，战争的新阶段必得有政治工作的新阶段相适应。目前我们是处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，某些偶然的停顿现象或进步的畸形状态，是完全不奇的。”只有迎难而上，不回避前进道路上的问题，坚持守正创新，在回望历史中展望未来，在接续传承中推动发展，才能把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。

土墙墨痕里的精神长卷

——读《满街红——记忆红军标语》

葛顺连

悦读分享



作家卜谷的新作《满街红——记忆红军标语》(光明日报出版社)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。它跳出“红军标语集录”的框架，以红军标语为叙事线索，串联起一个个被岁月遮掩的人与事。书中既记录标语本身的历史脉络，也深挖标语背后鲜活的生命故事，将史料价值与文学感染力熔于一炉。

最先撞入读者视野的，是书中构建的那个生动立体的“标语世界”——它绝非刻板的口号集合，而是充满创造力与生活气息的文化景观。从内容上看，这些标语覆盖了革命动员、民生关怀、卫生防疫等诸多方面；既有“打土豪分田地”“红军红得万年长”这类点燃群众热情的激昂宣言，也有“生了疾病带了花，不吃酸来不吃辣”“每天洗澡、身体愈好”这类贴近日常生活的温馨提示；既有“红军绝对保护留民”“彝海结盟”这类体现民族团结的郑重承诺，也有“欢迎白军弟兄来当红军”“穷人打穷人”这类瓦解敌军的攻心话语。每一条标语背后，都藏着特定时空下的民生诉求与革命智慧，比如在宁都小布镇，红军宣传员为动员群众，将“争取江西首先胜利”的宏大目标与村民的生活期待相连；在崇义大王洞，医护人员写下“医治白军伤员”，用医者仁心打破阵营隔阂。

形式与载体的多样性让这些标语成为独特的“历史印记”。有的标语与漫画结合，比如于都罗江坝上村的《老鼠和白兔》，以拟人化创作，辛辣讽刺军阀间的勾心斗角，画旁的对话“我的尾巴短，你的尾巴长”，用稚拙语言戳破政治虚伪；有的标语融入歌谣韵律，像“哎呀哟——苏区干部好作风，自带干粮去办公”，客家山歌的曲调让革命理念在山野间传唱；还有的标语突破传统书写场景，宁都“红十五军”崖刻是战士用刀斧凿出的血誓，大王洞的拐枣树上系着写有标语的布条，连竹筒、船板都成了传递革命思想的载体。书写工具与颜料的“就地取材”，更显红军的生存智慧：

用稻草、棕帘、笋壳作笔，以锅底灰拌桐油、红粉石捣浆、石灰水为墨，在残垣断壁、古祠堂、深山岩壁上留下痕迹。这些粗糙却坚定的字迹，恰是革命年代真实的注脚。

如果说标语是这部作品的“骨”，那么“人”便是作品的“魂”。作者没有让标语成为孤立的历史符号，而是通过细腻的叙事，让书写标语、守护标语的人走到台前，构成一幅鲜活的人物群像。这些人中，有为信仰献身的革命志士。李五莲从“童养媳”成长为乡苏维埃妇女主任。她将“红军红得万年长”写遍村村寨寨，面对敌人的酷刑与诱惑，她始终拒绝修改标语，临刑前仍高唱革命口号。也有守护红色记忆的普通民众。赖金女从15岁起跟着红军写标语，后来成为红军医院的护理员；她和堂姐赖娇女上山采草药，治好战士们的疥疮。马洪村的吴良海，作为红军烈士遗孤，在村民的抚养下长大，后来成为村支书，让红军标语的故事在下一代中传承。

该书还格外注重挖掘“无名者”的故事，让历史的细微处充满温度。那位双腿截肢的红军战士，在大王洞医院沦陷时，用1挺机枪阻击敌人，掩护全院撤退，最终与医院共存亡。作者将史料中碎片化的记载，编织成完整生命叙事，让那些无名烈士的精神，通过文字得以永存。

在人物故事的背后，更藏着作品深层的精神内核——红军革命精神与客家文化的交融共生。赣南是客家聚居地，客家人坚韧不拔、重情重义的居地，与红军的理想信念形成了奇妙的共振。书中多处细节展现了这种交融：为了让红军伤病员熬过寒冬，客家妇女自发组织“缝衣队”，挨家挨户收集布料，甚至剪下嫁妆中的大红绸布，连夜缝制“百家被”，用客家“碎布避灾”的习俗，为伤员带来温暖与希望；客家郎中邹济民，在红军医院缺医少药时，将祖传药方改良为“三圣汤”，救治伤寒战士，还写下“生了疾病带了花，不吃酸来不吃辣”的标语，既贴合客家人嗜酸喜辣的饮食习惯，又传递着朴素的医疗智慧。

这种交融还体现在语言与生活场景中。书中的标语多采用客家方言与乡土话语，“红军一到满街红，等于过年”“刀山要过，火海也要过”，这些质朴的表达，让革命理念扎根在乡土大地；红军尊重客家习俗，在祠堂驻扎时不扰祭祀，在山区行军时避开客家禁忌，而客家民众则用“送粮、做草鞋、当向导”的实际行动，成为红军的“后方力量”。这种双向的理解与支持，让红色精神不再是外来的“口号”，而是融入客家生活的“信念”，也让赣南成为中央苏区坚实的根据地之一。

作为有幸见证这部作品诞生的读者，我深知书中每一个故事、每一条标

语背后，都藏着作者半个世纪以来对红色文化的深耕与坚守。卜谷是一位70多岁的跛足作家。腿脚的不便和年迈的身躯从未成为他探寻红色历史的阻碍。我们曾一同踏访宁都小布镇的龚氏祠堂，在布满灰尘的墙壁上辨认舒同书写的“争取江西首先胜利”；在寒冬腊月里，顶着寒风走访赖金女赖邦金两兄弟，听他们讲述3个爷爷在李五莲的宣传感召下参军的故事；在烈日酷暑中，拄着拐杖穿越崇义大王洞的深山密林，拜谒红军医院遗址。无数个日夜，卜谷总是抓住一切时间创作——连采访途中候车、车上的零碎时间也不放过。他白天走村串户采访，夜晚潜心整理写作，有时吃着饭突然放下筷子，掏出笔来记录转瞬即逝的思绪。所谓灵感，其实是日思夜虑中迸出来的思想碎片。手持一根登山杖，卜谷踉跄的脚步踏遍了赣南的山镇。他坚持不懈地采访分散在大山深处的老红军以及红军后代，深挖湮没在历史深处的红色记忆。“好作品，就是这样用脚踩出来的。”他常说，“这些标语和故事，是老一辈用生命写就的，我们不能让它们被遗忘。”这种以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的敬畏与执着，恰如他笔下的红军标语，历经岁月冲刷，却愈发鲜明。

《满街红》为新时代的精神传承提供了可感可学的样本。当我们在书中触摸“红十五军”崖刻的刀痕，回望李五莲鲜血染红的赣江沙滩，凝视大王洞拐枣树上飘扬的标语，便会深刻体悟：红军标语是无数生命用信仰与热血织就的精神长卷。它们不仅解答了“中国革命为何能星火燎原”，见证了“军民同心”的鱼水深情，更凝聚成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。这份力量，让我们能触摸到理想的温度，在迷茫时锚定前行的方向，更让每一位红色热土的守护者懂得，用奋斗守护幸福、用传承告慰先辈，便是对那段峥嵘岁月最好的回应。



长征

第6656期

“海海人生，欣然前往”

张偶良

书里书外

翻开麦家的新作《痛苦是条虫》(中信出版集团)，这本作为访谈录的书，于我而言更像一封远道而来的信。信的那端，是多次赠书于我的文学挚友；信的这端，是一个同样穿过军装的读者。

我的目光掠过书架上那排特别的珍藏——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《人生海海》……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麦家亲笔写下的寄语。麦家的字迹硬硬而有风骨，恰如他的为人。

《痛苦是条虫》这个书名本身就带着麦家式的智慧与通透。他将抽象而沉重的“痛”具象为一条虫，它会在深夜里啃噬人的安宁，会在记忆的褶皱里蠕动，会在生命中留下蜿蜒的痕迹；但它终究是可以被观察、被审视，甚至被驯服的客体。这种举重若轻的比喻，让我这个老兵会心一笑。麦家用作家的方式，说出了其中的道理：真正的勇敢，不是不知道“痛”，而是懂得如何与疼痛相处。

这让我想起《人生海海》中那个背负着秘密的上校。他的痛楚如此深切，足以将一个普通人压垮，可他偏偏在生命的暗礁处开出了花来。读那本书时，我曾数次掩卷，因为那种与痛楚共生的勇气让我想起了当年连队里的许多战友。他们也许煎熬，却在自己的岗位上完成了对命运的崇高回答。

从《解密》《暗算》到《风声》，麦家构建了一个充满密码与谜题的世界。那些破译天才、地下工作者，他们活在阴影里，却守护着光明。我在这些虚构的人物身上，看到了太多真实的影子。我们何尝不是在破译着自己的“人生密码”？麦家写的不仅是地下工作者的传奇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也写的是每一个在孤独中坚守、在困惑中前行的灵魂。在这本访谈录中，麦家坦诚地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程。那些灵感降临的瞬间，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，那些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艰难抉择——同为写作者，我懂得这些分享背后的珍贵。我们需要破译的，不仅是故事的密码，更是人生的密码。

麦家在赠我的《人生海海》扉页上写下“海海人生，欣然前往”8个字。读完《痛苦是条虫》，我更深刻地理解了“欣然”二字的重量。它不是无知的无畏，而是看清生活真相后的依然热爱；不是没有痛苦，而是学会了在痛苦中保持尊严与风度。

麦家在访谈中谈到“虚构的权力”。他说作家拥有虚构的特权，但更承担着虚构的责任。这段话让我沉思良久。是啊，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作者，手中的笔重若千钧。作者不仅要讲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，更要讲一个值得讲的故事；不仅要追求叙述的技巧，更要守护叙述的良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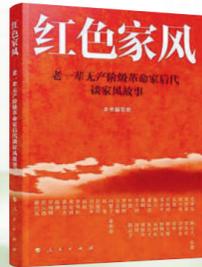
麦家赠我的9本书，恰如9个台阶，让我得以窥见一个作家精神成长的全景。从早期的悬疑解密，到中期的叙事实验，再到如今返璞归真的人性探索，麦家的创作轨迹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破译与成长的故事。他破译的不仅是文学的密码，也是生命的密码。

合上书页，东方既白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带着对“痛苦”的新的理解，我将继续“欣然前往”。



视觉阅读 走出泥沼 (油画,连环画出版社2016年出版《长征·1936》封面) 沈尧伊作

新书架



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”。《红色家风—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谈家风故事》(人民出版社)，是36位革命家后代的口述实录。该书聚焦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、任弼时、邓小平、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风故事，为读者铺展了一幅兼具温度与厚度的红色精神长卷。该书以深度走访的一手素材还原岁月本真，借由

革命后代的亲身经历，回溯先辈以身作则、言传身教的家风细节。从生活里的艰苦朴素、待人处事的公私分明，到子女成长中的严格要求、干事创业的奉献担当，这些流淌在日常点滴中的家风传承，既生动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格与崇高风范，也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。(许 硕整理)